



五代史第十三

西川毛鳳苞氏蘭圃宋甫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胷。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適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

汪本作原其本末始云

全昱次日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備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爲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爲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

太祖當提
行起

殺戮后每誠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卽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

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奄鄙與司空同姓之國
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妣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
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
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禧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卽位追冊爲賢
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
已死太祖始爲荒淫卒以及禍云

汪本作天復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
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爲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爲愛
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忽棟
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
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婦聘之
帝卽位將冊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年妃病
甚帝遽冊爲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莊宗入宮

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

賀王妃石氏

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

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

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

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

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

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

陽

案廣韻博
撒子一名
投子散當
作投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瑋友璋友貞友雍
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
友瑋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卽位
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卽位封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押
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瑋時爲鄆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
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卽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獨與其母
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嶺南西道節度
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
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
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礮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
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

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礮山故里三子
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爲宣武
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
大水何用此爲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
相持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
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
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
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毋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
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
誅末帝始踈斥宗室宗室皆反仄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
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友
誨爲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爲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

陳俗至五代末
草

朗王存當提
行
友寧友倫友
裕皆有戰功

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
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愠不形于色太
祖以爲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
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
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
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爲之不流
戰于石樓兵敗友寧墜馬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
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爲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
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
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
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礬山晉人乃却友倫
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

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爲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
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爲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
太祖太祖以爲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
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
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又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卽
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
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柳
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
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
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譁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
矢太祖鎮宣武以爲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
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

柳王友裕當
提行起

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侯朱友恭讒之太祖以爲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兗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

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太祖養以爲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歛以供軍費太祖卽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畧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卽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太祖

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劔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劔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牀廷諤以劔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裊襦裹之瘞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羣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旣望友珪於柩前卽皇帝位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亦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卽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旣寤聞榻上寶劔鎗然有聲躍起抽劔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

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卽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第十三終

西川毛鳳苞氏書

五代史第十四

西川毛鳳苞氏書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畧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歛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

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奔達鞏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卽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旣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

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畧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已卽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

由晉政要
策云初太
祖嘗問唐
莊宗身國
不久何也
龍使李重
進對曰壯

常好戰而得
士驕縱姑
息每出近
如衛士必
控其首曰
見即輩寒
心望勅賜
莊宗即隨
欲給之如此
者非一未年
之禍蓋合不
行而賞資
無節崇祖
撫掌歎曰
二十年來河
東取天下而
不能以軍法
約束此輩
雖其無厭
之求誠為

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
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
絕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
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
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
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
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
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畝
遊十二月己卯臘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
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
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
有星流于天棊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

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
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
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
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
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
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
失大半至壘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
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
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
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
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
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

見戲我今
卷十平誠
不恠野實
但犯法者
惟有劍耳
當合此所
載並為世
豈不恤而
怒姑息而
驕皆足以
多禍亂也
○魏博效
節車雖
數賜予而
驕縱無厭
常懷怨
望趙在
禮入親弟

詳房知溫
傳中當
恭觀

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
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
寶帶欲于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
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
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
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
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
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
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
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
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
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
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
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
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
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害遣一子宿衛京
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
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
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
滑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
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于
南山匿佛寺為寺僧所殺

克修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修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詔而笞之克修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沒于虜嗣肱少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蓼縣嗣肱從存審救蓼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修爲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靺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

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顯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遂至於禍都虞侯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義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義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義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義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義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

預言物故者
則示意殺
之矣

誣言存義過干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干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北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旣監國典喪

此禮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卽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峴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卽位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鄴宮爲興聖宮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巳酉繼岌至綿

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街壁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壁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崇韜曰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衙門聞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卽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將軍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

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錢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蹈面以俟繼岌面榻而卧環縊死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闈無子明宗已卽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堯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

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

常也至莊宗七弟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爲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爾無定法也

因其後之史錄而書之則其史事無遺也
常山至其宗子榮洵書其史不以吳公為大書各

人其姪其錡皆不映其祖孫太師之姪孫于只第之子各與其父世傳之
姑不佳當其宗國赫却太師子孫皆十傳一人明宗人立其四

五代史第十五

西川老同書
氏圖南甫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武憲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
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
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
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
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
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為騎將
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於太原其子是為潞王

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廢帝卽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卽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

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卽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毋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姬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

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於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卽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

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盃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

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卽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母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爲已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

明宗卽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身生無君身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

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

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
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
都頭已下七疋至三疋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人朝以數
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
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
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
士崔棣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
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
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
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
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丑從榮與
樞密使朱弘昭馮贊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

通鑑注詳史
作便漏升餘
當改斗字從
升字

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
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
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卽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
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
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尚
忌宋王從厚賢於已而懼不得爲嗣其居平驕矜自得及聞人道
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旣去
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
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
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
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
念家族平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

事須得侍衛兵馬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與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卽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與殿閣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卽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卽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贇王居敬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敬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贇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從

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施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爲大內皇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軍賜死重誨見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卽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爲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爲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修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

度使封堯王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爲盜悉籍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爲號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爲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

畱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第十五終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
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
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
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
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侯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
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
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為右千牛衛
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
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
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五代史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
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
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
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
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侯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
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
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為右千牛衛
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
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
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卽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卽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窳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垂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第十六

終

五代史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

西川毛鳳苞氏蘭庭南甫

西川毛鳳苞氏蘭庭南甫

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春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

范質草降表

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旣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

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
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
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
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
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
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
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
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
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
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
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
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

此去汪本北

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
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
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
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
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
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
象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
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
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
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
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
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

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千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爲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權甚乃爲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

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宮官尚宮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王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畧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卽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傳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三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贊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卽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贊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贊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贊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贊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贊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

追封韓王子驥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柔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二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保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

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卽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順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

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事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饑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疋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女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

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

此論有為
言之稍于史
體為煩

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第十七終

五代史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為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替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

西川屯鳳
氏圖南甫

西川屯鳳
氏圖南甫

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邪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贊爲天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顯德元年春崩

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一蓋未嘗立后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贊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臥榻昇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

起兵下注本復有兵字

度使贊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旣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贊客將賈正等數日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贊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日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以幽死初贊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定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贊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勲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旣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爲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

邵二泉云庭美等為贛守堅矣尚送款其待詔之四邪不款而曰款其意有三一安其眾二攜其下三以為加罪之地蓋周之為護如此五代時如梁主弒于友珪而移罪友文何所不至而况送款于庭美等哉

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為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

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

封蔡王

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實事爾

五代史第十八

五代史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謚曰聖穆

后山設禁之家
人傳台邢州龍
崗人母宗紀為
堯山人則此作堯
山者其後人所
改耶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人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

堯山堯山

堯山堯山

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諂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卽位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

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虜中妃嫠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卽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

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郟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右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第十九終

五代史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汪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

西川宅鳳崗氏書

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卽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

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

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卽位冊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于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日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卽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

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大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卽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斬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

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第二十一終

五代史第二十一

梁臣傳第九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人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

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勲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

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弑翔之謀爲多太祖卽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劾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

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爲盜珍爲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

義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瑋張
晁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
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
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
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
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
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晁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
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
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
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
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
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兵皆死

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
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畧澶州殺魏豹
子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
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
州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
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畧等而驍勇過之
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
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
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
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
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劔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卽
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

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日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遂揚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

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畧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

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

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閤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閤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淝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畧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礪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

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迎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鷓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卽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卽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晁柵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晁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爲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

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卽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虞侯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鷄堤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屍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舍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

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爲大理卿卒贈祕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

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卽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侯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旣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徬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

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
昭宗上道太祖卽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
大將軍充金吾衙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
猝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
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
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
絳彥卿出太祖画像事之如生嘗對賓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
帝卽位徙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
卒于鎮年五十七

資治通鑑本相

五代史第二十二 終

燕州屯原營氏

五代史第二十二

燕州屯原營氏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畧食豐沛間留
懷英守城懷英卽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
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
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
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
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
中不欲驚宅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
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
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
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

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爲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爲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息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爲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畧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

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鄴鄴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鄴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鄴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鄴鄴報曰俟吾主降卽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鄴乃亦降從周爲具齋裝送鄴歸梁鄴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鄴辭以量小太祖曰取

兖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鄴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鄴皆用軍禮鄴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鄴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鄴節度使末帝卽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鄴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鄴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鄴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鄴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鄴曰闔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

思良畫鄴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鄴必勝之策鄴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鄴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鄴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鄴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鄴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鄴營鄴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鄴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鄴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鄴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鄴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

陣夾之鄴爲員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鄴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鄴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鄴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鄴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鄴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鄴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伊皓段凝等素惡鄴乃譖之以爲鄴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鄴兵數敗乃罷鄴歸洛陽醜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鄴妾王氏有美色鄴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鄴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

刺史以鄴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爲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

劉遂清內行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晁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

祖會內黃遷滑州牢城退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溍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卽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

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

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晁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爲遊兵過晁柵晁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晁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顯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

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爲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晁屯赤岡歸厚與晁獨戰陣前晁憊而却諸將乘之晁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祁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廳子軍直衝之戰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

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劔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誅族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善劔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

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劔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資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

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第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

西川毛原藹氏書

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
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
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
牽晉屯於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月一作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
乃破屠之進圍蓆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
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
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
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
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
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倨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
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効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
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

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
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
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
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
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
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
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
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
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卽
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鉅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
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爲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
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爲將
驍勇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
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
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
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
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
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
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
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
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
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
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

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
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
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
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
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
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
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
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
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
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
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
祖爲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

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太祖畧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

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卽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卽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磁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瓌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瓌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晉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爲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

二贈侍中有子光圖

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爲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踣爲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衝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卽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于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爲客將爲人林武有辨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爲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卽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爲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爲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卽位贈太保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爲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爲生少從諸葛爽起青棣間其後爽爲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

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爲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爲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成巢敗而東虔裕功爲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爲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爲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爲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

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巳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爲將反瓌日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此卷始以師
身見梁
失河北將折
而入於晉
以彥章則
能渡為之
敵而因以速
亡也

五代史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圖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

魏州中門使
氏雷而甫

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
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
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
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日以
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
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
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
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
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
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
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
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

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
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
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與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
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
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
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
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
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
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
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
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
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

從鄆州入襲沛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相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干租庸者皆經內勾旣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不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億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

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

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正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卽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全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

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

汪本無之字

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

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卽因

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於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卽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

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

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却而不自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旣以天下爲已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

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

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誠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
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
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
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
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
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
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
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誨曰此
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
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
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
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

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
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已益不自安旣而遣李嚴爲西川
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
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
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
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鱗
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鋒
卽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
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
鱗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
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
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

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旣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
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
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
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
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
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
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
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
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
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
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
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破讒構幾不自全

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
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
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
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爲重誨陰伺宮
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
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
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卽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
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
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
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
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

二人皆任樞密使其生
平得失已
具論斷于傳
中而官失其
職則當代之
所沿也故獨
為說以切究之

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
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槌擊
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
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
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其
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
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
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
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

記事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宰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

記事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
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

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宗韜重誨為
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侷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
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陸放翁書郭崇韜傳後云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為后
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

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阿諛之學術然

亦無敢當其議者豆盧革為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為自
安計而革庸懦無可為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于是莊宗

遂立劉氏為后劉氏既立黷貨盡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弑崩李氏之

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為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

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此唐之亡實由劉

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勲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

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幾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之
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不肯赦之乎崇韜卒以
盡忠赤子族草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褚
遂良等力爭以為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死自
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宗太子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已
死亦卒以孫教業故葬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
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於
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為自安之計奇策安知婦人之性陰懷忍毒
果于背德方不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復思得立之可自裁於則
二人之禍雖激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五代史卷二十四終

西川忠國
氏書

五代史卷二十五

西川忠國
氏書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
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
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
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
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義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
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義欲得汝以求
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
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
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
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

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卽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

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

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于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

毛落

于誤多

事與擒文同
而叙致尤生動

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鄆，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

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

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壤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蓇縣存審與史建瑋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爲先鋒屯臨清莊宗

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
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
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
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
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暮復敗
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爲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
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
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
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
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
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

存審此謀可謂識遠又

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
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雞存審曰
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
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
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
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
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
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
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爲
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
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

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鈞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子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劔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爲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卽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

爲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又遷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貲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述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指揮使龐起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卽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畧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

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史建瑯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冤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

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瑯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于潞州建瑯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瑯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瑯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瑯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修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瑯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瑯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瑯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

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蓀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傅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戀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

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一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尙能擊之况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卽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

卽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得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窄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爾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卽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窄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卽以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

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劔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會鸞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卽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

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寇氏門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

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感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

此論未足以
服行欽

曰先皇帝何負于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于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于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疆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闌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卽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五代史卷二十五終

五代史卷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

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爲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

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靉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暉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其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

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辨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事莊宗初卽位推恩天下除百

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僞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與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卽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

三司始此

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爲

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辨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劔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三川招討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

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行見嚴以妻母爲託卽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僭疆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咎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卽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以爲客省使左

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

誨不聽咸又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
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
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
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落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爲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爲軍校
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爲貝州刺史
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
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
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
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旣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
得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
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
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欵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
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
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
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摺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
口旣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鞫之
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
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欵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
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
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仁矩璋何必立傳

容齋隨筆載薛居正五代舊史記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
以奪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河萊屬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

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于輦運亦未至流亡無他賦歛薄而邱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利下厚歛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飢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無他賦役重而官裏區失其望故也其言有可為龜鑑者余故附錄于此卷之後

五代史卷二十六終

五代史第二十七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聞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

西川忠國節度使
氏圖回南

西川忠國節度使
氏圖回南

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人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闈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卽位卽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

事中陳又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贇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卽位贈弘昭尚書令贇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于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暘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卽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暘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暘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暘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暘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卽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暘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

共注本
作其

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暘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卽位之日受冊明宗樞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暘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暘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旣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暘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暘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暘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旣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炙灼滿身

龔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

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

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嵩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嵩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嵩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

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

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卽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卽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于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四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

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處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于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

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于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

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此因太祖由殿前點檢代周懼其以此始終故微言之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黨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黨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黨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為名重斂軍士

也已而彥稠以黨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為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未虧異于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

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于死事傳

五代史第二十七終

魏州府志



